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輯, 明 范震、李文會校
 卷 卷六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卷六十



皇明文衡卷之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代古檄

中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一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鐵崖先生傳

目錄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旣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怠去梯輓轡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搶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於夏后傳國湯武革

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八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

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封遼耶律光而其勢浸

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
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
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
之遂得窺轡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
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曹文臣屬於契
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
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且歷一百
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夏而謂接
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
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禪冊之際
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
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

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
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
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
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
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
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梁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
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
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
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
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
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
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之則南唐李昇嘗立

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久宋於開寶八年滅南
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
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
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
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
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
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
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王中國非
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
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
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危而天猶不泯
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
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
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
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
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
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
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
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
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
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
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
得以渡南爲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小以甲戌渡江而平江

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一江南之年亦同是天
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
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
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
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
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
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
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
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
以爲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
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
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

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
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
之請復以成周之火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
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
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
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
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
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
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
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
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二得其傳百有餘年而

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餘年而濂洛周程諸
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
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
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
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
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
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
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
議公論定者自任而文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
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
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
又關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
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
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
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
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
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
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
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
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
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
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依其君者爾
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辨出見者之謂其正大光明雖

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出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弊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

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震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震為廉良則躐躑者進隋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者未見其心切

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徇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眾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徒松江受業

者益眾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日至 京師年已七

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生為人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眾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心老默發言無所避恕

老迂飲酒不輟樂怒老狂所著春秋八意左氏君子議史鉞
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之體五七言詩說歌鼓
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靡文抗鐵崖務鑿一代之陋上追秦
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
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黜而名益昌良
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文豈位也
哉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傳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
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固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
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

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
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
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
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日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
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酌不可近也生
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
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一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
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慙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
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
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詰生謝請
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
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斬必以然援事析理衆終莫

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踴之中有言生於府欲致
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宗雖以貧然喜爭故在
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唱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
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堇療者以告生
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
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
將迎關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
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眾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
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
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未矣欲奮於兵固壯
然非士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
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遠遠道德者異矣

天刑生傳

蘇作傑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免闕因名闕而自
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瞖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
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矐吾薰吾攝
吾鈇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隱乎古之刑
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
坐族子德脩乾沒內庫物簿錄其家就逮南京
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之歸

天子即天也

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仕
皆不大顯未嘗竊王柄作威福倚法復鬻獄而漁色刑

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奢窮以而暴殄天物生又讀
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之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
有斯疾信隱慝致邪夫天於人也隱慝猶且察之而矐之薰
之攏之欽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極以
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
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剕可
剕可戮者何可勝數不于彼是劓是剕是剕是剕是剕乃陰矐
主目薰生耳攏生手欽生足不旣失刑乎所謂福善禍淫者
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吉者凶者凶天
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
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
劓可剕可剕可戮者善者可怠而惡者可肆邪生俱弗之答

驟然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
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
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然
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言不已喜怒一弗顧人以此嚴
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之生今杜
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令生不疾廢

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拜御史亦且
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息曰不幸不
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其疾
患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以顏淵
而短命死耕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以聖賢且如此獨潘生

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為激察其言乃一謂能自反者在局云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
欲錄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
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
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
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
陛下聽之

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
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
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

上大難其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
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
夫為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
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
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
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斫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
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
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為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
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况又有他辱乎遂
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為之傳以傳於世
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心輒不得發以余一人

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余觀前代史傳承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雖有共事而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余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苦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難死此圭之不孝所發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不百官朝將播告之為天下勸頌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不容刑

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頭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千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嘗方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登收吾骸歸塋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衆令益嚴告而詢隸

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言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為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為命嗚呼，為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羅先生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未有為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

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毅，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常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李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奉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以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之幾何時矣。曰：一歲曰

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邪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

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輩暮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邪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眾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

悉縱之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符無所辦

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

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水蘘之操愈厲而郵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賊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

事覺府建治之仁懼外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

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叅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其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邪廿七府

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蘇州及知府沔陽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

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棗木染軍衣為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

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

中鄒彞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

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

文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為傳手鐸一通以寄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官有科第其文尚徒灘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海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為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馮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

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別其交江仲隆解大紉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恣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

錄綱常懿範通言家訓勸善集進思樂是脩汲汲導誘人善
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於人所
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慈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聞未純然
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
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
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
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爲小傳以
授其子軼使傳焉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一

傳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匯再世曰
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
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
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
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
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顛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
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
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
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